



我们街区的 孩子们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李 琛 译

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里，
说书的诗人们只讲英雄时代的故事，
避免触及当权者的话题。诗人们为经管人、大头人歌功颂德，
赞扬他们的公正、仁慈、勇敢和廉洁，
尽管他们根本没有这些品质。我不禁问自己：
祖先留下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可诅咒的街区？
回答很简单：在别的地方会遇到比这更糟糕的状况。
那里，头人们的狠毒心肠不比这里逊色。
然而，我们竟是外人忌妒的对象。
外区居民说我们区的人多么幸福，
享受着不可多得的遗产。其实，我们哪里继承了遗产，
只是继续了哀叹。我们留下来，
忍耐着，憧憬着不可知的未来……



我们街区的 孩子们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李 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著;
李琛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75-4712-2

I. ①我… II. ①纳…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①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7383号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作 者:〔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译 者:李 琛

策 划:杨 平

责任编辑:杨 宁 郭俊萍

特邀编辑:田亚慧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5.5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712-2

定 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أولاد حارتنا

نجيب محفوظ

载负心灵飞向美好和崇高（译序）

人的渴望与追求可谓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核心。作为人类的文学，自然会展现出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史书。

从古至今的神话、英雄史诗乃至近现代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反映这一精神活动的林林总总。人们追求的幸福、理想虽然因认识的不同而各异，但是为了追求幸福、理想，人们编织着大大小小的梦，却是共同的现象：小到为获得心爱之物、爱情或友谊；大到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创造一个大同世界。而后一种涉及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实现它确非易事。迄今，人类已经走过了漫长艰苦的岁月。21世纪的今天，人类仍然在为理想而奋斗，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修正和深化对自我、对人生以及对赖以生存的宇宙空间的认识，逐渐掌握规律，向理想迈进。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就是这样一部从埃及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进程出发，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命运、弘扬积极人生的、高品位的文学作品。它的作者是享有“阿拉伯文学之父”美誉，并于198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

中国读者对这位埃及作家并不陌生。早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1986）、《平民史诗》（1984）、《梅达格胡同》（1985）等多部作品的译本已在中国问世。有关他的介绍文章和论文不时见诸国内报刊。1986年，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

会第二次研讨会上还就这位埃及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进行过专题研讨。

马哈福兹的代表作三部曲开阔了阿拉伯小说的视野，从一人一事的描述，扩展到一个家庭的三代人；从描写个人命运，上升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进而反映埃及 20 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以及新与旧的搏斗。

马哈福兹写完三部曲后的 1952 年，埃及爆发了革命，推翻了王朝统治，赶走了殖民者，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而后，国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国有化政策。马哈福兹为之欢欣鼓舞。他曾天真地以为革命大功告成，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使命似乎也已结束。与此同时，三部曲的出版遇到麻烦使他大失所望，于是搁笔四年。然而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社会进程的反复和挫折又使其陷入深思，拨动了他那颗赤子之心。

马哈福兹一向视艺术为生命，强调“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他在早期的文章中写道，“艺术的职责是载负心灵飞向美好崇高的境界。在那里，个人与集体的意识结合，人的个性进入包容大地与上天的统一之中。心灵与科学、哲学的亲和，艺术才能圆满地完成其使命”（《艺术与文学》）。他也认为，小说的写法本无一定之规，成功的作品都“源于作家内在的旋律”，作家就要寻求这一旋律，写出“符合自己的东西来”（《与马哈福兹在一起》）。

在创作中，马哈福兹不断探索人生的奥秘，寻求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他从不回避人生的艰难。他深知，人活着并不轻松，社会的每一进步都伴随着痛苦与牺牲，人必须知难而进。在提倡科学，反对各种形式的迷信，宣传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他也十分重视道德精神在通向完美境界中的重要作用。他敏锐地察觉到，面临社会剧变或空前灾难，人们经常感到始料不及，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这种时候，需要人们沉静下来，对尚不完全把握的生活进行消化总结，甚至反省。

有鉴于此，20 世纪 50 年代末他重又拿起笔，把几年中对人生社会的静观思考倾注笔端，写就了这部巨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完成于 1959 年，直至 1969 年才得以在黎巴嫩正式出版）。从埃及的现实出发，他将自己对埃及前途的思考上升为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注，并从此开始了

创作的新阶段，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承上启下之作：既是前期的总结，又形成了后期创作的主旋律。

这一长篇巨著，描写了这个街区的几代救世人物。这五位代表人物的命运浓缩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按马哈福兹自己的话说，就是“用现实的手法批判神话，给神话穿上现实的外衣，以增强对现实的理解和希望”。

老祖父杰巴拉维是这个街区的开拓者，成为该地区的头人。家里家外，他都具有绝对的权威。他关心穷人，不向他们征税。上了年纪，他选择庶子艾德海姆接替自己管理家业。大儿子伊德里斯不能接受这一决定，他违抗父命，并谩骂庶母，从而被逐出家门。

艾德海姆忠实可靠、心地善良，父亲为他娶亲结婚。他向往工余时在花园里吹笛子，与鸟儿对话，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反叛的哥哥利用了他的善心，而他又禁不住怀孕妻子的纵容，私自偷看父亲有关遗嘱的文书，也被赶出了家门。一善一恶两兄弟在大房子外面开始了两种生活。至死，伊德里斯和他的女儿都没有得到宽恕。艾德海姆始终渴望回归，并得到了宽恕。最终祖父允许所有的子孙都享受到继承权，并过上好日子。

之后，子孙们把获得继承权作为实现幸福的唯一途径。于是，继承权成为后代争斗的焦点。每当一段好日子消失后，为反抗压迫，他们都为重新获得幸福而奋斗。

为了本族人的权利，杰巴勒抛弃了富贵的生活，甘愿以弄蛇为生，后又带领群众进行斗争，取得了本家族的权利，建立了公正、力量和秩序。

从前人的经历和老祖父的暗示中，里法阿明白了财产、力量和威望并不意味着幸福的道理。他以为人治病驱魔为业，认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支配他的鬼，人实际上是鬼的奴隶。他学巫术，以驱尽恶鬼，净化街区，使世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为己任。他追求没有仇恨、团结友爱的生活，并为此献身。最后，人们得以用微笑拥抱生活。

从咖啡馆里的说书人和住在市场边上的叶海亚老人那里，卡西姆了解到街区的过去和现在。他感到街区里的人不如他放牧的羊群。他的羊

群虽然来自不同的街区，却能够和平相处，而自己的同族人却难以相安无事，总要争斗不止。在老祖父的启发下，他另辟蹊径，成立健康俱乐部，组织民众上山练棍习武，用武力打败残暴的头人，迫使经管人让步，把继承权还给族人，使街区恢复了太平景象。人们以为几代人的健忘症已经痊愈，永远不会再犯。

阿拉法特靠着些许魔法和药方为生，居无定所。他回到母亲曾经生活过的街区，谋求生路。那时，卡西姆的时代已毫无踪影；统一的街区，造福众人的财产已不复存在；蛮横的经管人和疯狂的头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绝望的人们靠大麻麻醉自己，只盼不要死于头人之手。

从自己的炸药实验中，阿拉法特认定眼见为实，决心进入大房子探个虚实，以了解老祖父力量的来源。被发现后，他失手掐死女仆，祖父受惊亡故，使之陷于困境。他潜心研究的炸药也被经管人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又变成了帮凶、囚徒，在逃离时被杀。从他身上，民众知道世上还有人关心自己的命运，从而重新燃起心中的希望。

杰巴拉维在很久以前就与世隔绝，闭门不出，成了后代的不解之谜，尽管如此，他对街区所发生的事却了如指掌。人们一直相信他不管人间事。于是他们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也视而不见。事实是，街区的优秀子弟实际上都受到过他亲自的鼓励、指点，或在最困难的时刻得到由他的仆人传达的信任和口谕。

夜间，杰巴勒在旷野偶然遇到老祖父。祖父夸奖了他信任本族人、为家族抛弃已得到的富贵的作为，并嘱咐他：“你的家族是我的子孙，他们有权享受我的家产，过上好日子，保持自己的尊严。”杰巴勒听了他的话，明白了要为实现祖父的愿望而不懈努力的道理。

里法阿也在旷野听到了祖父对自己说的话。他祈求祖父的帮助，祖父却说：“年轻人要老祖父帮忙多丢人，好孩子要自己干。”祖父还告诉他：“软弱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傻瓜。我不喜欢傻瓜。”里法阿备受鼓舞，知道自己虽然是个弱者，但他不傻。他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实现祖父的愿望，像杰巴勒一样不让老人家失望。

当卡西姆苦苦思考自己为什么不能安享幸福，反而经常忍受感情煎熬的时候，在杏德巨石旁遇到了祖父的仆人。仆人向他转达了祖父的口谕：“杰巴拉维认为全街区的人都是他的子孙，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应该铲除头人这个邪恶，让街区变成大房子的延伸。”仆人转告这个口谕，是“为了让你去实现他的愿望”。于是他组织了自己的队伍，打败头人，实现了老祖父的意愿。

在四面楚歌、被经管人软禁在家、妻子也离去不肯回来时，阿拉法特在旷野遇到自称是他病人的黑女人。她说自己是祖父的女仆，祖父在临终前要他找到魔法师阿拉法特，告诉他“祖父死了，祖父对他是满意的”。她还说：“祖父不是被杀的，没有人能杀死他。”得到老人的认可后，阿拉法特振作起来，决心逃出魔窟。他教会助手汉斯魔法，并记录下炸药配方，最终实现了老人的遗愿。

我们不难看出，在马哈福兹的笔下，老祖父看中的这四位子孙都具备了善良、无私、忠诚、不怕牺牲、埋头苦干的优秀品质。

在艺术手法上，这部作品也做了大胆的尝试。在大量运用象征手法的同时，马哈福兹也根据需要，采用了阿拉伯民间麦卡姆故事的叙述方式，让说故事人来讲述故事。说故事人既是历史的回声，也是理智和情感的抒发者。他处于读者和故事之间，让读者始终保持俯视人生的姿态，随他一道思考。每篇结束时，说故事人又对故事略加评论，做点睛之笔，以增强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例如，杰巴勒死后一切复旧，说故事人把这归结为“健忘症”的后果；里法阿时代结束后，他疑惑地提出为什么灾难不断，难道还是因为“健忘”；卡西姆时代到来时，民众以为已经消除了“健忘症”，说故事人沉痛地重复着“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是这样说的”，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每一个人心上，预示前景的不妙。

关于在作品中提到的“健忘症”，以及街区居民为什么健忘——重蹈覆辙的问题，马哈福兹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读者可以从几个人物的故事中发现其隐含的答案。

马哈福兹始终关注着人物在善恶中的挣扎和斗争，描绘了人的贪欲在

实现理想中的促退作用。贪欲像魔鬼一样造成了人的堕落，也是造成人间悲剧的一个原因，因此绝不能忽视精神道德的作用。作者塑造的杰巴勒、里法阿、卡西姆等几个人物，都以他们的行动说明人在实现理想时不但要消除外界的邪恶，还要首先消除人自身的邪恶，确立为众人谋利益的信念，从而净化灵魂，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阿拉法特则从反面印证了贪欲使人堕落，科学只有掌握在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手中才能为人类造福的道理。祖父派仆人向阿拉法特传达对他的信任，使阿拉法特重新振作起来的这一安排，也有意说明阿拉法特与其先辈一样都是为民造福的。他被杀害后，记录炸药配方的笔记本留给后人，成为反抗暴虐头人的武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体现了祖父的意志和精神。

这部作品在《金字塔报》连载时就曾引起轰动。各种评论纷至沓来，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连伊斯兰长老和宗教学者也参加进来。但是，多数的评论都属于读者的读后阐释。而读者接触文学作品的第一步是研读文本，从作者的文本和他的有关背景中了解他的本意。然后才是成为第二步的独立阐释。

马哈福兹能够写出如此巨著，与他的家庭、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1911年，马哈福兹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是老小，姐姐都年长他许多，这造成了他性格的内向。他的父亲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宗教是这个家庭文化教养的主要来源。1919年，埃及发生反抗英国入侵的英勇斗争，父亲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埃及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常在家里议论国事，给孩子们讲民族领袖的故事，这无形中在孩子心中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培养了他关心外部世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个家庭并不十分保守。母亲可以带儿子外出访亲访友，参观老金字塔、埃及博物馆，甚至参观埃及科普特人的基督教文化展。于是，他又从母亲那里得到古埃及文化和宗教宽容精神的滋养。他所居住的开罗老区，使他耳濡目染浓重的伊斯兰风情。长大后，他接受了思想家萨拉迈·穆萨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效仿思想家、文学家塔哈·侯赛因和阿卡德，立志做一个社会改革家。他满怀爱国之情，进入开罗大学哲学系。由于自幼喜好文学，美学又与文

学极为接近,于是在毕业后他选择伊斯兰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然而,文学对他的诱惑日渐强烈。他感到哲学已不能表达他内在的需求,于是中途放弃攻读哲学学位,转而选择被他称为“狡猾艺术”的文学,开始在文学小路上跋涉。

马哈福兹的志向和哲学功底决定了他的文学方向。他开始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担当起他所理解的历史使命。出于对埃及百姓痛苦生活的悲怜,状写起人间的悲剧。他曾动情地说过:“我并非故意伤感,但我们确是伤感的。我是属于这样一代人: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刻,也往往是忧心忡忡。这一代人中,只有玩世不恭或是脱离人民的上层人物才会感到幸福。我们写忧伤小说,这并不奇怪,相反,若写欢乐故事倒是一件怪事了。”他对生活的思考不是抽象的、空泛的。他思考的每一个问题都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思考的核心是寻找出路。马哈福兹认为,出路在于变革,变革一切陈腐的观念,变革不合理的社会,使埃及的发展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马哈福兹反思历史,反思人的命运,探究人的本质,寻求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

1988年12月11日,马哈福兹在接受《金字塔报》记者采访时说:“充实的文化必定有两个支柱,《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介绍的文化,是以科学和宗教作为它的支柱的。”其实,马哈福兹在许多作品中都肯定了科学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肯定了宗教在这“充满人为悲剧的世界”上的特殊意义。那些形形色色的受苦人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把心儿朝向安拉。正如《小偷与狗》(1961)中苏菲长老祝内迪所说,宗教是“为苦难不幸所困扰的人们的绿洲。他们可以在那广阔的具有安全感的地方暂存身”。他也曾在《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中借女记者之口表达了这个意思:“荒诞就是失去了意义;信仰崩溃了,不论信什么,只为生的需要,心中没有了希望。它反映在个人身上表现为堕落和消极,把英雄主义当作神话和嘲讽,善恶不分。他们的善恶都出于个人主义或懦弱或机会主义。于是,一切价值都被取消,文明从此结束。这个阶段应该研究伪信问题。这些人不是没有信仰,可是他们却对生活采取荒诞不经的态度。

如何解释？是误解宗教，还是信仰不真实，无根基，在无耻的掩盖下玩弄各种机会主义的手段？……严肃就意味着信仰，可是信什么？我们不能满足于应该信什么，而且必须真诚地保持宗教信仰以及巨大的创造英雄主义的能力。……人自古就面对荒诞，由此产生了宗教。今天，人又面对它，能产生出什么来？……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语言，那就是科学，大小真理都由它来验证。这种新的语言是宗教用古人的语言所证实的真理。这真理，在今天也要以同样的力量用新的语言来加以肯定。”马哈福兹把科学与宗教视为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路。不过科学的现状也常令马哈福兹忧虑。

马哈福兹一生执着追求，不断前进，宠辱不惊。他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荣誉，却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拥有一颗平常心。早期，他认真地充实自己，有计划地读书，按严格的时间表作息。他从不为金钱而迎合出版界的需要，也不为是否获奖而烦心，他只倾听和书写“源于内心的旋律”。他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也曾为生计而写一些电影剧本。

马哈福兹没有某些大作家的架子和傲气，像一个普通本分的职员，一位慈祥的老人家。他对中国来客非常友好，有求必应。1975年译者在开罗与他见面时，他的好友、剧作家陶菲格·哈基姆突然闯进办公室，他毫不介意，恭敬地迎上去说话，像对待长辈一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曾于百忙中接见中国记者丁文，回答河南《中学生阅读》杂志的提问，写下祝贺的话：“向中国青年致敬。希望你们的生活充满全面的知识和有益的劳动，为自己光荣的民族和全人类的进步尽自己的义务。”1988年10月马哈福兹获奖后对世人说的话是：“为你的世界工作吧，好像你永远活着。为他人尽力吧，好像你明天就会死去。这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所遵循的最高信条。”他在受奖演说中写道：“在文明发展的这个决定时刻，人类的痛苦将销声匿迹的说法既难以置信又不能接受。毫无疑问，人类至少已经成熟，而我们的时代又带来了超级大国达成和解的前景。人类思想已奋起制止各种破坏和毁灭的因素。正像科学家竭力清除环境中的工业污染……知识分子也应该积极地消除人类道德的污染。”

马哈福兹怀着对人和世界的伟大的爱，把一生所感悟到的人生真谛都奉献给了世人，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尽心尽力。难怪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在读完马哈福兹的全部英文译著后，为她的《自传的回声》英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惊呼：“智慧已摆在我们面前，摘取它吧，把握生命的奥秘！马哈福兹就是宰阿贝拉维^①。”

译者

2008年10月

^① 宰阿贝拉维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短篇小说集《安拉的世界》中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智者的形象。



开场白 / 001

艾德海姆 / 007

杰巴勒 / 083

里法阿 / 151

卡西姆 / 217

阿拉法特 / 313

后 记 / 391

开场白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街区的故事。确切地说是由许多故事组成的故事。我本人没有亲历其中的事件，只是一股脑儿地把那个时代街区后人所发生了的故事，或全部或大部记录了下来。世代代，全区的人都在传颂着这些从街区咖啡馆里听来的故事。种种传说就是我故事的来源。

人们每当境遇不佳，受了委屈或遭人欺辱时，总是要提起老话，指着坐落在我们街区顶头，与沙漠接壤的大房子，无比感伤地说：“这就是我们祖父的家。我们是他的子孙后代，有权享受他留下来的财产。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挨饿受欺压？”而后，人们会自然而然诉说起艾德海姆、杰巴勒、里法阿、卡西姆等先人的光辉业绩。

祖父在我们心中始终是个谜。他开发了这块土地，建立了这个街区，成果超出了人们的期望和想象。他的一生也因此被传为佳话，并演绎为成语和典故。从久远的年代，祖父就因上了年纪而开始深居简出，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他的隐居、他的高龄让子孙们困惑。各种想象和猜测沸沸扬扬，更增添了老祖父的神秘感。

祖父名叫杰巴拉维，街区也就以此为名。他便是这片土地，也是土地上的一切以及周边旷野的主人。我曾听人说：“他是街区的开拓者，这街区是埃及，乃至世界的本源。”他独自一人来到这片还是荒野的土地，用一身的力气赢得了它，也得到了总督的认可。他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人物，他勇猛顽强，连野兽听到他的声音都瑟瑟发抖。还有人说：“他是位与众不同的头人。他不征税，也不扩大地盘，对穷人格外仁慈。”然而，星移斗转，时过境迁，有人开始说三道四，歪曲中伤他的能力和地位。不过，这世道就是如此，有什么办法？

对于有关祖父的这类话题，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乐此不疲。为这，